

“深扎”文丛



壶里怀梦

孙青瑜 著

 河南大学出版社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“深扎”文丛

HULIHUAIMENG

壶里怀梦

孙青瑜 著

 河南大学出版社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壶里怀梦/孙青瑜著. — 郑州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18.10
(“深扎”文丛)

ISBN 978-7-5649-3539-9

I. ①壶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43250 号

总 策 划 侯若愚

责任编辑 侯若愚 王 珂

责任校对 李 云

封面设计 侯一言

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: 450046

电话: 0371-86059701(营销部)

网址: www.hupress.com

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 印 张 6.875

字 数 191 千字 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

目 录

- 1 吊在半空中的人
- 27 坐忘
- 42 活期存款
- 53 壶里怀梦
- 100 无象丛生
- 121 突出重围
- 133 奇古斋
- 137 群众演员
- 155 假面
- 184 底色
- 195 往事烙得太深

吊在半空中的人

一

程家离马家画廊很远，出了楼道门，程一品低头一看自己还穿着睡衣，兜里没有一分钱。她本想敲门将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，可为给自己挣点自尊，她站在门洞口犹豫了半天，最后决定步行去马家画廊。

当她徒步走到马家画廊时，已经是半下午。正值仲秋，程一品穿着一身红底白花的家居服，在马家画廊门前足足犹豫了半个小时。

二

马家画廊位处金水路上，离繁华地带不远，门面不大，两间房，内里却别开洞天，也就是说，马家画廊门帘虽小，内里却是相当的辽阔和高档。这家画廊是师父帮马浩开的，虽然师父出资的钱早都还了，可是欠的情，却永远还不上。前些年，马浩因为缺少朝前“拱”的门道，曾在郊区的艺术村里和几个艺术青年结对子，形成一个互助组，谁卖了钱吃谁的。由于马浩的国画一直无人问津，一来二去，光吃不还，就把另几个艺术青年“吃”不高兴了。万般无奈，马浩只得去师父家混饭吃。可去一次，师父教训他一次：“这样不着天不着地，不中！得先把生存问题解决了！”马浩以为师父在劝他改行，明里点头，暗地里却一直艺术着，留着长发，男不男女不女，又因为不怎么洗，头发成绺成绺地在师父家的饭厅里闪着油

光。有一次，程一品实在忍不住了：“师兄，求求你把头洗洗行不行？”马浩一听，面色一暗，立即笑嘻嘻地给自己打圆场说：“我要当垮掉的一代，就得有点垮掉一代的样子不是？！”程一品本来还想再说什么，被父亲用眼神拦住了。程父拦了女儿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对马浩说：“孩子，你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啥时候也成不了艺术家！”

马浩一听师父又老调重弹，没有吭声，开始埋头苦吃，本以为师父会给自己留些面子，不想师父却没有这意思：“还是那句话，要想搞好艺术，先解决生存问题，生存问题解决了，才能走得更远。”老爷子说完，像是已经被马浩的“垮掉”状态气得不行，将筷子朝碗上一放，扭身上了楼。

马浩那一天将饭苦吃到底，决定以后就算饿死街头，也不会再踩师父家的门了。可让他想不到的是，一个月后师父却暗地里出资帮他开了这家画廊。

马家画廊明说是画廊，其实是以卖文房四宝和各种书画用料为主，卖画为辅，反正多挣一份是一份吧！马浩觉得只有将自己的日子过喧腾了，才是对师父最大的回报。因为经营的是文化，马浩前年又整了一次店铺，重新开张那天，他将师父一家全请到店，并送给师父一对价值五千多的核桃，让师父把玩。师父高兴地接过礼盒，掏出来在手中转了两下，又举目环顾了一圈儿店铺，欣慰地笑笑说：“现在可以了！”话不多，五个字，却让马浩听到很多内容，只可惜，他还没有品完，师父第三天就因心衰离世了。

马浩为此悲痛了很久，他如何也接受不了师父的突然离世，不想师父的事还没想通，师母也驾鹤走了。他把店内装饰得古色古香，从货架到堂器皆是清一色的老货，为达以更古，还坚持用算盘盘点。马浩本想用一店的岁月，吸引师父师母常来坐坐，不想……若不是师妹常拿画作来店里销售，两家人可能早就断了来往。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怕进师父的家，打捞那一屋子的历史镜头。

这一天，天色渐黑，马浩见生意清冷，又开始泼墨。这是马浩近几年养成的习惯，只要生意一清淡，就开始掂笔作画。他觉得师

父最后留给他的那五个字，像是藏着一个前呼后应的历史场景……那一天，他正画得入神，听到门口有动静，以为来了顾客，抬头一看是师妹程一品，忙起身相迎。走近了一看，师妹穿着睡衣，双眼通红浮肿，他怔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问怎么回事，程一品便直奔主题道：“师兄，把这几个月的画钱结一下吧？我急着用钱。”

马浩一听师妹急需用钱，不敢怠慢，忙走到桌前——可账本一翻，算盘一打，不禁蹙了眉头，像犯了错误一般：“师妹，几个月了，咋才卖出去了五幅呢？”

马浩话音未落，就见程一品身子一软，蹲在地上呜呜大哭起来。

自从父亲去世后，为了多挣俩钱，程一品将画放在马家画廊里，卖掉一幅，结一幅的钱。钱不多，一幅一百元，碰到好月份，一个月能卖出十多幅，碰到青黄不接的月份，一幅也卖不出。程一品拿来卖的都是工笔画，而那一一张张用西洋之笔画的中国之境、喷射的中国之意，她是死活不肯卖的，常常一幅接一幅地挂号投出去，再一幅接一幅地石沉大海。如果是一般人，早已失去了那份耐性，可面对“笔下明珠无处卖”的尴尬，程一品却有程一品的认识，她说无价的东西就需有一个无价的归宿。既然无价，就不能拿出去卖，所以拿到马家画廊里待卖的不是工笔小鸡就是工笔小狗，画作虽不能让人叫绝，但也颇具内功。只可惜有这种如镜照影的能者，不止程一品一人。不是独有，自然不金贵了，一幅画一百元，顾客就觉得顶天了，若不是看在程父的恩情上，这一分钱不赚的经纪人，马浩肯定是不干的。用马浩自己的话说，师父人好，如今他走了，自己多少要关照一下身体病弱的师妹。

只是这份关照在没与哥哥闹翻时，程一品并没觉得珍贵，皆是攒够两千块，来拿一次钱，再送一批货。眼下无家可归了，卖画的钱突然重要起来，重到关乎她还能不能继续活下去！可方才听师兄一说几个月才卖出五幅画，别说是租房，连吃饭都不够……程一品的哭声越来越悲，带着走投无路的绝望感，让马浩也听出了两串子泪。

马浩心想,这小妮子是不是和哥嫂吵架了?想到这儿,他大步走过去,将程一品扶起来,又搀到黄花梨的太师椅上问:“小妹,说需要多少吧,哥给你!师父不在了,我不能看着你不管。”

程一品一听师兄比亲哥哥还要仁义百倍,哭声更加嘹亮和悲壮,哭了一会儿,小脑瓜里像是有了主意:“师兄,我给你当店员吧?”

程一品的提议很突兀,因为生意一直不温不火,马浩并没有想过要雇店员的事情,怕是顾不上人家的工资,所以自己一直在店里冲锋陷阵。好在有几个老客户助阵,要不然光靠卖点材料和不入流的画作,饿死百回也不止了。如果师妹来店里,给多少工资?少了拿不出手,多了出不起,想到这儿,他略为担心地看了看程一品,问:“可以是可以,但就你这身体能保证长期干?”

“能!”程一品斩钉截铁地说。

话音未落,手机响了,马浩掏出来一看,如遇救星般瞟了一眼程一品说:“你哥!”

“千万别告诉他我找你了!”

马浩又瞟了一眼程一品,像是什么都明白了。他沉默片刻,庆幸感没了,只觉得这程锐也太过分了,父母不在了,就剩一个病弱的妹妹,不好好疼着护着让地下的父母安心,还把她逼得有家难归。想到这儿,他冲程一品点了点头,决定要替师父师母难为一下这程锐:“老弟咋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?”

“一品去你那儿没有?”程锐着急地问。

“没有呀,怎么了?”

“就和我抬了两句杠,离家出走了,我和小雪找半天了,她一分钱没带!手机也没带!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……”程锐的话音越来越着急。

“那会去哪儿呢?”马浩也着急的样子问道。

程锐真以为马浩不知道妹妹的去向,担忧地“唉”了一声,挂了电话。

马浩放下电话,侧脸问程一品说:“这下满意了吧?”

不想，就在程一品破泣而笑的一瞬，突然觉得马浩的画廊没法长待了。既然不能长待，落脚的问题等于又悬了起来，想到这儿，她盯着马浩说：“师兄，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暴露我的行踪！”

马浩没有回答，走到饮水机前倒了一杯水递过去，待程一品一口气喝了半杯水之后，才坐下来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亲兄妹哪来这么大的深仇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，听我的话，别让你哥担心了！”

不想话音刚落，又惹得程一品一阵泪奔如洪。

想起半下午哥哥将自己拖出家门的场景，程一品决定就算饿死在大街上，也不会再踏入那个家。父母相继去世后，她虽与哥嫂一家同住，但一年交给嫂嫂一万块钱的生活费，本来相安无事，可问题却出在父亲生前给兄妹俩一人五十万元上。程一品用分得的钱买了一套五十多平方的一室一厅。哥哥的钱一直未动，直待父亲突然离世后，当着小公务员的哥哥突然有了危机，害怕手中的钱被贬到一钱不值，他们两口子便决定投资房产，像妹妹一样坐收房租。前一段他们东奔西跑看上一套 140 平方的小复式，花了一百一十二万。因为钱不够，哥哥将父亲单位给母亲生前的生活补贴从妹妹手里挤了出来，又用公积金贷了三十多万元。可还贷的钱一个月需要近两千块，程锐越想越舍不得用可怜的公积金填那个无底深洞，便开始打妹妹房租的主意。按照程锐的意思，妹妹住在父亲留下的家里，现在父母不在了，产权归了他，妹妹再住就要掏房租，而那个小房子的房租他替妹妹收了，岂不刚好？可程一品没有工作，一听哥哥要霸占她那一点可怜的房租，自己需交的生活费又不免，自然不同意。可不同意，她就只得离开这家……想到这儿，程一品横袖抹了一把泪，对马浩说：“你若是不答应，我这就走，让你也找不到我！”

马浩见程一品动真格，忙说：“好好好，我坚决不出卖你的行踪！”

程一品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所以，我不能在你店里工作了！”

马浩怔怔地看着程一品，愕然半天，才随着她一秒百变的话转过这个弯弯儿——既然师妹不能待在店里，又能去哪儿呢？若是

独自出去租房单过，她一个几乎没有出过家门的姑娘，自然不能让人放心，既然不放心，就不能让她单过，可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把她安排哪儿呢？

马浩呷着茶水，正在发愁之际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人——一位常买老宣纸的老顾客，前一段给自己说，若是碰到助手人选，帮他介绍一个。

三

此人姓蒋名章，和程一品一样，也是门里出师，其父生前是省书协主席，因为是省书画界的第一把交椅，名气不知道要比师父大多少倍。马浩见过蒋父一次，老生长得如同世外仙人，留着一下巴的美髯，从头到脚的穿着能让人带到民国，他除了国画画得好，还有一手八面出锋的好字。在中原地界，你可以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名字，可看一眼他的鸿爪就能深入你心。正是靠这一手深入人心的好字，蒋父从普通老师一路走向书协主席的宝座，鸿爪遍布省城各大商场的门帘上，几乎成了省城的文化一景。

自古以来，身份地位与墨宝就暧昧难分，自从老爷子升为书协主席，墨宝便供不应求了。蒋父应付不了，可应付不了又舍不得不挣钱，想来想去，便开始让儿子捉刀。父贵子荣，有父亲在，就算是代笔，多年前每平尺没有五千的高价也是拿不走的。只是自从蒋父去世后，蒋章的“笔”算是代不动了，价格一落千丈不说，还有一个有价无市的尴尬摆在眼前。几乎无人问津了。

因为门里出师，蒋章的内功之深自然也是不言而喻。但是如今之世道，功是一说，让人认可又是一说。因为蒋父生前一心想让儿子自己成大器，拒不帮儿子在书画界周旋。逢到儿子抱怨，他总是拍着儿子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靠自己的真本事拱出来，才是真拱出来了！”实际上，蒋父让儿子代笔就是想“曲线”帮儿子一把，让世人看看儿子临摹百家的功力。只是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老人家

的想象而已，儿子的仿品加上他的落款和印章，身价等父。可待他双眼一闭，儿子的真功夫就不值钱了，价位立即降了五倍还多。

万般无奈之际，蒋章竭力为自己办了几场书画展，可一连办了几次，钱没有少花，那些掏高价请来的记者和书论家并没有把自己“吹”出来。

蒋章依然是蒋章。

按说，父亲留下的家产，就算是蒋章什么都不干，也足以保证他在这座城市里过贵族般的奢华生活。可蒋章不，因为他志不在享乐，只求混出名堂。名堂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蒋章觉得无非就是功名利禄，后两个字他可以不在乎，可前俩字却是比他的命还要重要。只是在这名堂上，他觉得父亲的那一套老实从艺的理论不实用了，既然那些笨蛋书评家和记者们无力将自己“吹”出来，思来想去，他找出了一个曲线救己的绝招。听说香港又在拍卖宋代老宣纸，他立即飞去，以四十二万的高价买回一张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证实一下，自己不比那些大师差。

买回天价宣纸，蒋章左思右想，决定临一个纸本的《溪山行旅图》，范宽的原版是绢本的，因为原生态的单丝绢不好找，蒋章就画了一个纸本的。范宽是宋代的大画家，宋纸描宋画，蒋章一开始便先在仿上“真”了一步，下面就要比仿家的内功了。自古以来，赝品超过真迹者就屡见不鲜。

蒋章觉得自己也有这等功夫。

因为这范宽喜欢重墨浓彩，重到何处，浓到哪般，这其间的分寸对蒋章来说不是难事。可是如果比葫芦画瓢一毫不差，傻子都知道是假的，所以仿也得求变，变在哪儿呢？蒋章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在染色上略略变通，让“土石不分”略有区分。这样一来，以“假”求真“假”便更真了。果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多日描染，蒋章放下笔一看，别说是自己，就算是鉴定神人董其昌在世，这假中求变、变中求真的高仿之作，也得半天琢磨半天掂量。一般的肉眼凡胎压根就看不出来。有了这等自信，蒋章又自己多刻了几枚印章，一丝不苟地盖上。为让其更“真”，他用电扇对着仿作日夜吹风，让

印泥和墨法尽快“沉”进宣纸里。时隔半年，待哈湿手指朝上一抹，不见黑红二色，拿到市场上竟卖出了千万高价，比帮父亲捉刀还要挣钱。

这一下，蒋章像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。

每仿一幅，蒋章均盖上自己的印记，看似藏家癖好，实则是备有朝一日，以沙积塔，让人反观“真作者”的价值。

按说，此等高仿之作，纸的来源是大问题。蒋章觉得不可能回到四处去找拍卖行，于是便结识了开画廊的马浩。

不久前蒋章刚刚离婚，这一天马浩打来电话时，他正和保姆面对面在饭厅里吃晚饭。

“老兄，前一段你吩咐我帮你找一个助手？不知道你现在找到了没有？”

“怎么？有人选了？”

“你这一会儿要是有空，咱们见个面？”

蒋章一听满口答应，二人将约会地点定在了蒋家画室。

四

因为一个大院里长大，程一品自然认识蒋章，一听师兄让她给一个造假者去当助手，一百个不乐意：“我怎么能给一个骗子当助手？”

马浩淡淡地翻了一眼，沉默半晌，道：“你要是有别的门路，不去也可以！”

程一品怔了一下，不再吭声。当马浩带她来到蒋家画室时，开门的正是骗子蒋章。蒋章还是她记忆中那么高，足有一米八五，一身洁白的休闲服，像是刚从高尔夫球场回来，又高又帅，他站在身边什么都不需要说，安全感就能形成四面合围之势。想到这儿，程一品觉得哥哥肯定不敢来这里找她。

蒋章开了门，见马浩身旁的姑娘有几分眼熟，却又想不起在哪

儿见过，表情怔了一下。马浩见状，忙起身笑道：“你们一个院长大的，就不需要我介绍了吧？”

程一品忙冲蒋章亲切地喊了一声：“哥哥！”

蒋章这才猛然想起原来是程叔家的一品，不由亲切地打量了一番，感叹说：“几年不见，长成大姑娘了！”说话间，蒋章将二人让进厅内，落座后，他本想问程一品怎么穿着睡衣跑出来了，可再一看她双眼红肿，就知道这泪眼背后定有事情，便止了口，起身要给二人沏茶水，不想被马浩拦住了。

马浩拦了蒋章，开门见山道：“我一会儿就走，咱们自己人也就不说外话了，如果你觉着咱妹可以，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包住就行。要是你看不上，我咋把她带来的，咋把她带走，另作安排。”

蒋章没想到马浩找来的助手会是程一品。因为整个省书协，书二代也就他们俩，一品的书画底子他是知道的，当助手绝对绰绰有余。只是这程一品自幼体弱多病，夏天还好，一到冬季就必须天天去小诊所里打针，才能将日子过“顺畅”一点。也正是因为有气管炎，程一品的胸腔部位像是比平常人略厚一些，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工作？可若为此犹豫，定会薄了马浩的面子，想到这儿，他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声：“没问题！”

那一天，马浩将一切安排妥当后，直到九点多才起身回去。

程一品没想到师兄前脚刚走，后脚从一间房门里走出一位大嫂。那大嫂看到她怔了一下，显然是没想到厅内还有一个没走的客人。第一次见面，程一品以为是蒋章的妻子，挤出一脸笑，喊了一声“嫂子”。

大嫂并没有解释，回给程一品一个笑。

蒋章见状，也没有给二人介绍认识，直接安排大嫂去收拾房间。待大嫂转身走进正迎着客厅的一间房门后，蒋章才小声提醒程一品说那不是他妻子，是他家的保姆。

程一品吐了一下舌头，暗想，这年头保姆怎么一点儿也不像保姆？从穿着到长相再到气质，俨然就是一个女主人，想到这儿，她又歪着头看了看蒋章，越看越觉得二人有夫妻相，本想顺势开句玩

笑,但又怕不妥,只得噤了口。

蒋家画室是顶屋复式,楼下是客厅和三间卧室,楼上,也就是顶层,本来没有那么多的房间,可蒋章将赠送的大露台整成了一个画室,足有一百平方。四围的墙面上,三面都是画作。一张金丝楠木的束腰镂花大书案,方方正正地摆在顶层画室的中央,西面是一溜放印章的专柜。蒋章的印章很多,有自己的,也有别人的。程一品天天站在书案的东头研墨,一抬眼就能看到靠西墙的一排排印章。那些印章本来都不大,却像一块又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程一品:原来将一纸“自己”变成别人并不难,只要拿其中任意一枚小小的印章,便能轻轻杀死“自己”,复活别人也。当然了,一百元也能随之变成六七千元,甚至几百万元、几千万元。

自从入住到这里,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,昨天开工资了。程一品接过钱,进屋一数,心里不由一凉,只觉得这价钱,别说是三天两头的跑腿,连研墨钱都不够……也就是说,这里的工作并不轻松,程一品除了三天两头去马家画廊里拿材料、送作品、结账,还要隔三岔五地研墨。蒋章除去造假,主要的精力当然还是画“自己”卖“自己”,所以对墨的要求极为严格,除了用上好的老墨锭,一池墨有时候要程一品磨一天。他说只有把墨磨到极致,墨才会生出五色。程一品从小就怕研墨,每次研墨,总觉得不是她磨墨,而是墨磨她。墨磨到家了,可蒋章一拈笔,不是历史中的这个身影,就是那个身影,游走一纸的别人。程一品觉得如此笨蛋的一个人,别说是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的工钱,连她酸疼的手腕都对不起……想到这儿,她的心思不由再次奔涌沸腾开来。程一品又想到保姆大嫂,何时看她,都觉得她一脸的无怨,好像她来这里工作不是为钱,而是为了某个人。说来这大嫂奇怪得很,长得端庄大气,心眼里却小得细菌难钻,动不动就冲程一品撇嘴。刚到蒋家画室的第二天,她便像女主人一般,指使她拿这干那。程一品一个娇生惯养的姑娘,心情正不好,自然也不依,二人渐渐就心生了芥蒂,一整天都不会正经搭一句话。程一品觉得话都被保姆的嘴巴“撇”完了,自然也就没有了正经话可说。有一天,蒋章主动给她五千块钱,让她有

空了买两件替换的衣服。程一品接过钱，说了声：“谢谢哥哥，待发了工资还你！”不想话音未落，余光一斜，刚好看到在一旁拖地的保姆正冲她撇嘴。她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意思，直到后来才明白那表情背后原来竟是：隐情重重！

按说，保姆大嫂一不是蒋章的妻子，二不是为儿子挑媳妇的母亲，却不知为什么很戒备她和蒋章单独相处。每天上午她将家务一忙完，啥事不干，径直跑到画室里，朝放印章的柜沿上一坐就是一下午，手里拿着一个十字绣，看似绣得一丝不苟，想必那心并不在“绣”上，不小心针扎着手的尖叫声，常吓着正在作画的蒋章手一抖又一抖的，一幅画又一幅画就这样作废了。前天她又“老调”重响，蒋章忍不住大发脾气，待把她灰溜溜地骂走后，还顾自嘟囔一句：“天天坐在这里监视谁的？！”

什么意思？程一品说不来，什么原因程一品更是说不出来，只觉得这套房子里有一股子说不出的异味。不管保姆大嫂天天坐在画室里是什么意思，也不管她天天冲着自己撇嘴是什么意思，肯定都不是什么好意思。据师兄马浩说，头一天她帮蒋章去马家画廊里送货，前脚刚刚离开，哥嫂后脚就赶到了，在店里瞅了一圈儿，没找到妹妹，硬说马浩将妹妹藏了起来，害得他好一阵苦口辩解。程一品听了，强硬地说：“不理他们！”心里却在懊悔不该走那么快。

马浩以为程一品还在负气，忍不住劝道：“你哥嫂是真担心你！”

程一品一听，又想起哥哥把她拖出家门的场景，用鼻子很响地“哼”了一下：“他们巴不得我早点死呢！”

马浩一听，立刻呵斥师妹说：“说的什么话！”

程一品见师兄风向倒到了哥嫂一边，半天没吭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喃喃道：“反正，不许告诉他们我在哪儿。”

本来是一句外强中干的话，可自那以后，就再不听马浩提及哥嫂找她的事了。按说蒋家画室离自己的家并不远，她研着墨，扭脸穿过26楼的阳台，就能遥望到自家的小区。家虽近在咫尺，但哥嫂如果不来找，她也是回不去的，真是地距好迈，心距难越！

如果哥嫂一直不来找她呢？

这两天，程一品一直在思量这个问题，左思右想，觉得只有把租户撵走，自己住进去，来个另立门户。可是没了房租，辞了工作，她靠什么生活？靠什么打针？又靠什么买材料呢？家里还存着她的无数张“得意”之作，先前程一品一直觉得创造是无价的，就算是烂掉也不能卖！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昨天接到那一千五百块的工资后，她突然不这样想了！

五

秋冬之交，季节更迭之快，快到程一品置买不起衣服。

前几天刮了几阵酷风，将大路两沿的树叶都刮尽了，程一品觉得胸口有点闷，一千五百块钱的工资，买两身急穿的衣服，腰里就没有打针看病的钱了，她只得忍着。

那一天，当程一品抱着一扎子画作走到马家画廊门口时，一阵风顺着街筒子灌进来，让她打了一个摇摆不定的寒战。天实在太冷，她顾不得多想，一头扎进店内。进得店内，一股温暖从八面合围而来，她不由问道：“开空调了？”

马浩正在挥笔，怕断了内气，直运到“蛇尾”处，才应了一声。因为师妹这一段三天两头来店里，早没必要回回相迎了，便示意她先坐。

程一品哪里坐得住，她将鱼龙混杂的“货”放在柜台上，哈了哈冻僵的手，跑到书案前，眼睛还没落到墨宝上，讨好的话就已经脱口而出了：“师兄内力大长呀！”

马浩没有吭声，只觉得今天程一品有些异常，抬头看了她一眼：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意思，捞到师妹的夸赞不容易呀！”马浩感叹完，只觉得内气被夸赞冲断了，没法再写了，不得不放下笔，走到柜台前。

当马浩打开程一品新送来的货——看了，不想看着看着，表情渐渐变了：“蒋章怎么突然变风格了？”

.....

从师兄店里走出来，程一品知道自己犯了致命性的错误，她用西洋的笔画中国意境，想法是好，画得也好，直到师兄狐疑四溢时，她才意识到：蒋章根本不会西洋画法！所以这才让知道根底的人一眼窥穿，好在不是外人，马浩并没说什么，不但没有说什么，还把画留下了。她想好了，如果卖掉，就和师兄来个五五分，以报答他的包庇之恩。蒋章的市场价三千一尺，也就是说，只是换了一个落款，偷盖了一下印记，还是她的画，价格却翻了三十倍之多！就算一个月卖掉一幅，也比工资高很多倍嘞。当然，对于程一品来说，挣钱不是目的，如果她真想挣钱，就不会挂蒋章的“羊头”了，也就是说，这次冒险其实就是想看看自己的画是不是真就值一百元？自己的劳动是不是就值一千五？想到这儿，她扭脸看了一眼马家画廊的门脸。门口静悄悄的，门楣上方的招牌还留着父亲的体温，如果父亲还活着，她肯定不会如此着急地“证实”自己。如今父亲不在了，拿着画作出来一卖，才知道自己埋头多年的功夫才值一百块钱，苦读多年的诗书，到头来一个月才挣一千五百块钱的工资。而蒋章，虽说有临摹百家乱真之功，可却没有跳出来独成一家之能，凭什么一平尺能卖三千块？！而自己画的一纸自己，凭什么就如此一文不值？想到这儿，她拐到路边的一个小手机店里，拿出99块钱买了一部红色的老人手机，像是为了随时接收某种不妙的消息。买后先给马浩打了一个，告诉他自己新买了一部手机，让他把号码存起来。马浩像是在忙，只“噢”了一声，便挂了电话。

程一品从师兄忙碌的声音里得知，日子像没风的池水一样平静着，并没有她担心的那样。可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心有余悸地回忆着今日之险，如果接货的人不是师兄，是别人，她现在可能已经大祸临头了！想到这儿，她决定卖掉那批“嫁接”作品后，立即和师兄来个五五分成……主意一定，程一品打了一个冷战，只觉得气管像被冻僵了一般，呼吸又困难起来，不由加快了步伐。先前父亲活着